

尽管近年来全世界四天工作制试验的节奏明显加快,但现在要下定论或许还为时尚早——

# 少上一天班,究竟“香不香”?

梁凡

1926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推行五天工作制的企业。此后,“干五休二”的制度在全球逐渐扩散开来,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成为“标配”。如今,在五天工作制出现近百年后,随着生产力水平、办公形态的变化,一些国家和企业已经开始考虑,是不是该实行一周四天工作制了。

据英国媒体2月21日报道,一项全世界目前为止参加人数最多的“四天工作制”试验,不久前在英国取得了成功。

调查发现,超过70%的参与员工表示“倦怠程度有所降低”,40%的受访者睡眠质量改善,54%的受访者表示更容易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

试验结束后,61家参与企业中的56家表示仍将沿用四天工作制,其中18家已宣布将该工作制度永久化。

调查发现,超过70%的参与员工表示“倦怠程度有所降低”,40%的受访者睡眠质量改善,54%的受访者表示更容易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

## 一周数读

### 99.6万份

欧盟庇护局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欧盟成员国共收到约99.6万份庇护申请,比2021年增长50%以上,是自2016年以来庇护申请数量最多的一年。这一数据不包括在欧盟国家获得临时庇护的400多万乌克兰人。根据这一报告,在向欧盟申请庇护的人群中,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数量最多,分别为13.2万人和12.9万人,排名第三的是土耳其人。

### 0.78

韩国统计厅2月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韩国总和生育率(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为0.78,创下1970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最低值。韩国政府预测,受婚姻登记数量减少等因素影响,2024年韩国总和生育率预计将下降到0.7%。数据还显示,2022年韩国出生人口24.9万人,死亡人口37.28万人,总人口自然减少12.38万人。这是韩国人口连续3年减少。

### 6542支枪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2022年在全美机场安检站共查获6542支枪,平均每天18支,创下历史新高。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表示,安检站的情况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情况,即越来越多的人携带枪支。根据此前的数据,美国平均每100人拥有约120.5支枪,无论是私人拥枪总数还是人均拥枪数量都高居世界第一。(郭济辉)



王晋

近期巴以冲突持续升级。一些巴勒斯坦袭击者不断向以色列军警、犹太定居者和以色列境内的民众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以色列军队则多次进入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聚居区,抓捕袭击嫌疑人及其家属,同巴勒斯坦示威民众爆发冲突。随着死伤人数的增加,冲突范围不断扩大,巴以之间的冲突可能持续升级。

近期巴以冲突升级,是一系列因素叠加的结果。

### 以色列右翼政府激化冲突

首先,以色列政府的右翼政策,不断刺激巴以冲突升级。2022年12月组建成功的、由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本届以色列政府,是由右翼和极右翼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

在以色列历史上,单纯由右翼政党组建执政联盟十分罕见,也预示着以色列政府在内外外交各个议题上会更加强硬。

在内塔尼亚胡之前,由贝内特和拉皮德领导的执政联盟,在巴以问题上较为谨慎,主动约束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建设,并不断尝试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展开对话,

与去年同期相比,试验期间参与员工的工作天数减少了约三分之二,离职员工减少了57%。

在所有参与该项目的员工中,没有人表示想放弃四天工作制,15%的人甚至说,即使能拿到更多的工资他们也不愿回到五天工作制。

此外,尽管试验期间员工的工作时间减少了,但参与该项目的企业生产率并没有下降,营业收入也未受到较大负面影响。企业普遍对试验期间的工作效率提升感到满意。

报道称,英国本次的试验结果是由新西兰非营利组织“全球四天工作制”研究发布的。本次试验活动的负责人事后表示,“广泛推行四天工作制的时机或已到来”。

## 二

英国的四天工作制试点只是近年来一系列同类试验的最新例证。

目前,比较常见的四天工作制大致有3种模式:每天工时延长,每周工时不变,工资不变;每天工时不变,每周工时缩短,工资相应减少;每天工时不变,每周工时缩短,工资不变。第三种看似最理想,但是以提升生产力为前提。

冰岛是较早进行四天工作制试验的国家。该项试验于2015年至2019年之间进行,超过2500人参与,约占冰岛劳动人口总

数的1%。参与者过去每周工作40小时,试验期间则改为工作35小时,薪资不变。

有报道称,冰岛的四天工作制试验获得了“压倒性成功”。大多数参与者的生产力都保持不变,甚至有所提高。与此同时,员工的幸福感也显著提升。

西班牙媒体去年6月报道说,该国工业部为有意加入创新工作制的150至200家公司制定1000万欧元的补贴计划,如果需要,未来几年政府的补贴额将达到5000万欧元。

巴塞罗那“为健康社会合理运用时间”项目协调人玛尔塔认为:“随着数字化和自动化的推广,重新设计工作制度时重要的是灵活性。关键在于减少工作时间,而不在于每周具体工作几天。工作4天只是一种选择,其设计也未必是最佳的。”

在玛尔塔看来,人们要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更好的休息、更好的睡眠、更少的病假、更少的压力、更少的工作事故、更少的旷工,最终提高绩效。

## 三

尽管在多国试验中收获了一片叫好声,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肯定地说,四天工作制一定“没问题”。

据报道,英国参与最近这次试验的企业,也并非全都对四天工作制齐声叫好。一家派出800名员工参与试验,但最终选择放

弃四天工作制的医药企业反馈说,“操作过于复杂”,后勤、技术、财务、人力等行政部门很难进行协调。

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则发现,工作日减少会增加员工与企业的疏离感。而且由于四天工作制下每天的工作时间延长,有些员工更愿意工作五天。

此外,四天工作制能在多少行业推广仍是个未知数。对教师和行政人员来说,四天工作制并不现实。对传统制造业来说,转型也十分困难。即使是在政府鼓励企业推广每周四天工作制的新西兰,一些商业协会和组织也提出反对意见。比如有涉及乳业的行业组织表示,农业部门员工不适合这种工作模式,原因是“牛羊不会说我们只工作4天,然后休息3天”。

有媒体评论认为,自2020年以来,全世界四天工作制的试验节奏加快了许多,而这很可能是受到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影响的结果。对一些国家和行业来说,减少工作天数,一方面有助于提升职场吸引力、提高就业率,另一方面也能让员工有更多自主支配时间用来休闲、消费,从而提振经济。

然而,社会整体劳动时间政策的制定,并不能仅仅依据若干次小规模试验的结果。对不同国情的国家以及不同性质的企业来说,四天工作制究竟“香不香”,短时间内恐怕还难有定论。



## 中企承建桑给巴尔岛医院即将竣工

中铁建工集团东非公司2021年12月开工建设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姆布兹尼地区医院,目前工程基本收尾,预计将于今年2月27日移交业主投入使用。医院建设旨在为桑给巴尔岛各区域病患解决看病远、看病难等民生问题。图为近日拍摄的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姆布兹尼地区医院外景。

新华社记者 董江辉 摄

## 世行行长非正常更替的背后

毕振山

作为国际重要金融机构的世界银行,近日迎来人事变动。

66岁的世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2月15日表示,他将于今年6月30日之前卸任行长一职。马尔帕斯于2019年4月出任世行第13任行长,任期至2024年4月。

根据世界银行的声明,马尔帕斯并未说明提前卸任的原因。声明肯定马尔帕斯任期内作出的一些努力,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减轻贫困等。在马尔帕斯领导下,世行筹集了4400亿美元以应对新冠疫情、债务负担、气候变化和能源短缺等全球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帕斯的上一任世行行长金墪,也是在任期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提前离任的,且离任时距任期结束还有3年多。

2012年,华裔美国人金墪经奥巴马提名、世行董事会批准,成为世行第12任行长。4年之后,金墪成功获得连任。在任期内,金墪积极推动世行参与抗击埃博拉疫情、减少贫困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包括积极资助绿色能源项目等,有人因此称他为“气候先生”。

然而,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在气候政策上出现倒退,退出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并在国内大力发展煤炭产业。金墪虽然没有与美国政府公开对抗,却宣布把2021年至2025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资额翻倍。

或许是由于与特朗普政府的分歧无法调和,金墪在2019年伊始突然宣布提前卸任。此后,特朗普提名当时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为世行行长候选人。马尔帕斯是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在特朗普竞选过程中担任顾问,还为特朗普筹集竞选活动资金。马尔帕斯还跟特朗普一样,对多边主义持怀疑态度。

不过,在正式就任世行行长后,马尔帕斯为打消外界疑虑,刻意与特朗普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并表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不会进行大的改变。根据世行数据,在马尔帕斯任内,世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融资增加了一倍多。

但是随着拜登当选美国总统,美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又出现了变化。拜登希望世行能在气候融资方面走得更远,并不断施压世行进行改革。去年9月,马尔帕斯在一次采访中拒绝承认化石燃料导致地球变暖,并表示“我不是一个科学家”,由此引发巨大争议,白宫也对其言论进行谴责。尽管马尔帕斯后来多次强调自己不是一个气候变化的否认者,但他与白宫之间的分歧还是越来越明显。

今年2月,美国财长耶伦在华盛顿出席活动时再次向马尔帕斯喊话,表示包括世行在内的多边金融机构应该采取坚定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拓展视野并增强融资能力。包括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内的民主党人也认为,马尔帕斯在气候融资方面做得不够,要求拜登炒掉马尔帕斯。

如此看来,连续两任世行行长提前离任,一定程度上都与气候变化问题有关。而在这背后,美国政府的干预和施压也是导致世行行长非正常更替的重要原因。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二战后成立的国际金融机构,其中世界银行的宗旨是为成员国提供贷款和投资,近些年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按照美国在欧洲达成的协议,世行行长都由美国提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由欧洲国家提名。

正因如此,过去13任世行行长都极易受到美国政策的影响,其业务和改革也少不了美国的干预。然而随着全球化、多极化的发展,这种由美国单方面主导的模式已经渐渐过时,要求增加世行内发展中国家投票权的呼声越来越高,行家人选也不应再局限于美国人。

有分析指出,世行要真正顺应国际形势变化,除了在重点议题和业务方面进行转变之外,还需要进行机构和制度的改革。唯有如此,世行行长才能摒弃外部压力,真正从应对全球挑战的角度出发,从各成员国的需要出发,来制定政策、促进发展。



## 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狂欢节游行

当地时间2月21日凌晨,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桑巴大道,一名桑巴舞校演员参加狂欢节游行。

新华社记者 陈昊伶 摄



## 日本粉丝惜别大熊猫“永明”“樱浜”和“桃浜”

当地时间22日,中国租借给日本的大熊猫“永明”和它的双胞胎女儿“樱浜”“桃浜”,离开“冒险世界”乐园,前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图为在日本和歌山县白浜町的“冒险世界”乐园,饲养员给大熊猫“桃浜”喂苹果。新华社记者 岳昆星 摄

## 巴以冲突不应成为“被遗忘的问题”

### 阅读提示

近期巴以冲突升级,是一系列因素叠加的结果。巴以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和介入,巴以冲突不应成为“被遗忘的问题”。

试图稳定巴以之间的脆弱局势。但是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上台后,不断在耶路撒冷地位、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等问题上,展示强硬姿态。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访问耶路撒冷老城,以政府提交法案要求兼并部分约旦河西岸土地,同时在约旦河西岸的纳布鲁斯、杰宁等巴勒斯坦城市展开大规模搜捕,抓捕“可疑”的巴勒斯坦人……这种种举动,打破了巴以之间脆弱的政治互信,刺激了巴以民间的敌对情绪。

###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愈演愈烈

其次,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数量和定居者人数激增,导致巴勒斯坦民众的不满情绪增加。

根据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约旦河西岸应当被视为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土地。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色列不断纵容或者默许犹太定居者大量迁入约旦河西岸,定居者人数迅速增加,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十多万,暴增至近百万人。

犹太定居者数量增加,不仅压缩了巴勒斯坦民众的生活空间,更抢占了大量巴勒斯坦民众的土地和资源。

尽管以色列政府仍将绝大多数犹太定居点视为“非法定居点”,但是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以色列政府并未采取坚决措施拆除或

者阻止非法犹太定居点的建设。加之当前以色列政府多个的政党,选民基础来自犹太定居点的定居者,因此继续鼓励“兼并”更多的约旦河西岸土地,使得巴以矛盾更加激化,未来冲突风险加大。

### 巴勒斯坦内部难成合力

第三,面临以色列的巨大压力,巴勒斯坦各个政治派系难以有效应对,引发巴勒斯坦民众的广泛不满。

巴勒斯坦主流政治派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无力应对以色列的步步紧逼,主要通过外交手段表达抗议,比如暂停同以色列的安全和政治沟通,在国际刑事法院提起针对以色列的诉讼,同时在联合国和主要国际组织层面推动“巴勒斯坦国家”的国际身份认可,以此对以色列施加压力。

但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外交和政治措施,无法改变以色列不断侵蚀和吞并巴勒斯坦土地的现状。

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尽管多次和以色列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但是军事冲突也加剧了以色列和埃及对加沙的封锁,恶化了加沙地区的民生境况,但又无法迫使以色列改弦更张。

巴勒斯坦各派系无法通过政治、外交和

军事手段形成合力,也就无法向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促使巴勒斯坦民众寻找新的途径,通过暴力袭击、抗议游行等方式来表达不满,巴以民间冲突的风险随之加大。

### 美国介入意愿持续降低

最后,美国介入巴以问题的意愿下降,也是巴以局势持续升温的外在条件之一。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是巴以问题最重要的斡旋方。美国组织了多次巴以和平对话,曾经达成了多份原则性的协议草案,美国还通过外交、政治和经济等手段,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施加压力,曾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巴以双方谈判立场趋近。

但是近年来,美国不愿在巴以问题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巴以问题的兴趣和介入意愿明显削弱。尤其是拜登政府上台后,对巴以问题“选择性忽视”,甚至未出台任何关于巴以和平的斡旋方案。

近期巴以冲突升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该地区,只是带来了一份无关痛痒的呼吁和平声明。美国在巴以问题上不负责任的表现,使得巴以冲突难以降温。

巴以问题持续升级,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介入。美国作为巴以问题最重要的外部当事方,应当担负起协助解决巴以问题的责任,尽早出台新的谈判方案,不要让巴以冲突成为“被遗忘的问题”。

(作者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所长助理)